

再过二十年 我们还相会

□ 马杰(82级水利系)



25年前的秋天,来自全国各地22个省、市的31位同学,唱着“水利建设者之歌”,聚集在西山脚下、清华园里,组成了一个集体——水工22班。开学不久,由于两位同学的身体原因,先后休学,这样我们这个班就只有29位同学。

我们这个班的特点是同学大多来自中、小城市和农村,朴实、善良、真诚、好学是我们这个班的特点。从入学到25年后的今天,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,也没有成就什么著名人物,大家都在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,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。

正因为这个特点,所以当我们班出现一位孔繁森的人物——刘宝安时,我们竟不知道他在何处。只能从网上查出他是山东省的第三批援藏

苦学本领5年为的就是这张有着高景德老校长签名的证书。

记得1987年7月9日拿到毕业证,7月10日学生要离校。9日晚上,大家都拿着《毕业纪念册》到处找同学签名、留言,这是在清华度过的最后一晚,很自由,通宵达旦的不熄灯,男女生宿舍都很随意地进出,大声讨论问题没人烦,这是5年来唯一的一次。

干部,在聂拉木县任城建局局长,其他一无所知,至今也联系不上。当然这是一个特例,我们班其他28位同学都有联系。3位在海外,剩下三分之一在北京,不到三分之一在深圳,其它在全国各地。

至于现在干什么专业?只有四分之一与水利有关,但绝大部分都在干土木工程。从南水北调西线的设总到城市立交设计师,从工民建结构资深设计老总到朝天门长江大桥的指挥,从核电站土建专家到金融系统银行行长,从科技型经济实体老总到房地产开发商,处处都有我们班同学留下的足迹。专业已经不太重要,清华培养出的能力是我们发展的永恒动力。

不管是什么时候,只要外地同学来京,或是北京同学去外地,只要一声招呼,大家就会聚到一起,说起现在、聊到从前。

还记得到北京的第一个中秋(也是国庆节,据说每十几年才能有一次中秋、国庆同一日),我

7月10号的日子,基本上在北京站度过的,每送走一位同学就要哭一次,大老爷们的这种行动,还得到了列车员的谅解。等到我走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半,外地的学生已基本走完,送我的只剩下北京籍的同学,也不哭了,哭不出来了,大家相约要多见面。

如今20年过去了,毕业证从工作报到、入户口到职称晋升、职务

们全班一起步行到颐和园赏月的情景;想想在清华200#虎峪沟的工程测量;大家一定忘不了国庆35周的地图方队;更难忘的还有浙南紧水滩生产实习的日日夜夜。所有这一切,都留存在我们水工22班的每个人记忆中。

我们离开学校的20年,正好是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20年。也正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段时光。当20年前电脑还很稀罕的时候,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我们今天随身带的笔记本,更没有想到我们能拥有小汽车。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,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,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当我们享受着物质文明的同时,我们在问:现在有多少人不要加班?有多少人周末能和家人在一起?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,所以产生了“深圳速度”,所以不少人都在透支身体、玩命工作。当我在西欧看到周末空荡荡的大街,看到所有紧关大门的商店,我才知道什么是经济发达。所谓的“深圳速度”,并不是经济发达的标志,而是恰恰相反。

我们无法做到向西欧人那样去生活,但我们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。清华有一句口号: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,我们用不着工作到70岁再退休,但起码要健康生活50年。我希望我们以后再过20、30年,还能来相会。☑

提拔再到竞聘重大事项无一不用到它,但多见面的承诺却落空了。毕业后天各一方,分布世界各地,能见面的机会实在是少,有的同学工作后就失去了联系,再无消息,实在想念。

借毕业20周年之际,呼吁同学们抽空多上校友网,约定在网上“见面”,多留言,多联系,这是热2班的阵地。☑